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一至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聞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

錢唐程川撰

禮一

統論經義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于今樂中去

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閭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

吳必大錄字伯豐與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

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頼焉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

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閒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做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于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

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爲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摸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于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

葉賀孫錄

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

文則詞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泛濫成章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

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只説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且如孫吳專説用兵如他説也有箇本原如説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于道理不和于人神雖

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器遠昨日又得書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某看仙鄉爲學一言以蔽之只是說得都似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垛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百步外若不曾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

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

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顔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君舉所說某非謂其理會不是只不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麽物事又曰某

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挪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著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于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些光采更好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盡許多

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于不通處即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來看二項却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管

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滅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于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過其衡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

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

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

而已

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饒錄二十卷爲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卅九卷爲已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爲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咤異賀孫問

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爲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于祭祀當用如何底于軍旅當用如何底于平居當用如何底于見長上當用如何底于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

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
類只于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
齊斬用麤布期功以下又各爲降殺如上組衫一等
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
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
一一自著考究教定

葉賀孫録

古禮于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

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爲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

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于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于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麽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

葉賀孫錄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著變夏商周之禮

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文行

葉賀孫錄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

吳必大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一

錢唐程川撰

禮二

統論周禮儀禮小戴禮記

問閩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及詩書序各置于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

周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

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于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于前而附禮記于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

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

皆凡下蓋禮記解行于世者如方馬之屬源流出于

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

鄭可學録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

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六卷中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

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

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

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

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䟽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問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狥俗之鄙陋又覺大不

經于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這事要整頓便著從頭整頓吉凶皆相稱今吉服
既不如古獨于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一
考究著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損益之若今
便要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看世間都
得其宜方好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祭衰期乃
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
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

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爲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裹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當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加經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于後後二脚反前縛于

上令硬帽幞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遲不便于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皁衫是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麤布加衰可乎曰深衣于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于凶服亦倣爲之則宜矣問士禮如喪祭等可

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倚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于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

其將之凡教閲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便爲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爲吏人掌文書簿牘極下戶爲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縝等要變不成王荆公做參政一變變了

葉賀孫錄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

只疑有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今時宰相提舉勑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

不知何氏錄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

却不曾行得盡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錄中但恐周公立下此法云云沈僩錄云周禮是一箇草本尚未曾行

統論周禮儀禮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

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屛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

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木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

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説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説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説制度處只説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説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爲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爲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

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爲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卌六卷中

五峰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

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内禱祠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

楊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已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析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

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

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

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

意

錢木之錄

統論周禮小戴禮記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

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筭則是有千二百五十

里說出亦自好看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様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

葉賀孫錄

堯卿問髙爲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

新死者祔則高過遷穆這一排對空坐爾在昭一排亦
對空坐以某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
得一兩般書猶自得若看上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
如孟子當時自無可尋處了今看孟子考禮亦疎理
會古制亦不甚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似這般證驗也不大故切安卿問孟子
何故不甚與古合曰他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

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爲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説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某便是不甚信此説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説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説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爲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然變更又著分疆界制溝洫毁廬舍東邊住底移過

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畞田却勞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畞不解得恁地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若理會著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家得百畞而民生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以前只是百里到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

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卿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著每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須是武王有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徙著許多國元在這裏底今又著徙去那裏宗廟社稷皆著改易如此天下騷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著從别處

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爲得意某嘗作一篇文以闢之逐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六伯七如此則所封大國自少若是只皆百里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將三十同來封了那

七十同那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後便胡說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這一路某嘗登雲谷望之密密皆山其中間有些子罅隙中黄白底方是田恁地却如何去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别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今只據

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地是跨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濶時勢也是著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罅中去武王不奈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無那閑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說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便是得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

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齊先是爽鳩氏居之後又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頓處你若不恁地後要去取斂那地來封我功臣與同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晁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恁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諸

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及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柰何不得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處起便是某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大是費手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恁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

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卿曰湯武是仁義素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當時收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為已有你仁義如何地得素孚如高祖之徒皆是起于田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卿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這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那章邯連併敗了及高祖

入去緣路教無得鹵掠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
他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
入得設使湯武居之還是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
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卻
如何對他還是與他厮殺若不與厮殺便被他殺了
若與他厮殺時還是不殺人麽當此時是天理是人
欲恁地看來是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著百
端去思量與他區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

叔器問太公呂后當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便是大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麤暴當時捉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反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團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是高祖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義剛曰孔明誘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渠雜學伯道所以後將申商之

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某夜來思量那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到灞上又不入秦府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别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王秦却也是定若是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也得又不肯休又去尋得弑義帝說話出來這

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牽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去喫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殺得狼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盡了從此去便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假之未久而遽歸者此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

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著看他如何地

黄義剛錄

錄中而今解時二句陳淳錄云向解孟子且隨文如此解錄中甚爲得意淳錄云自奇其說與王制等合錄中且當時說侯六伯七云云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錄中恁地却如何去淳錄云蓋百分之二又如何三分去一錄中而今大故費手下淳錄有云漢高祖與項羽紛爭五年之間可謂甚窘欲殺他不能欲住又不得費多少心力想不是當初做亭長較快活錄中你仁義如何地得素乎淳錄云何處討地來行仁政如何得素乎于民川按此條淳錄作數條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

今服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别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擔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趣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

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于簡便故也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統論儀禮小戴禮記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

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陳文蔚錄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變禮看來全以爲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爲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者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

問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祕府鄭玄輩尚
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
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
沈僩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
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
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
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

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葉賀孫錄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

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

黄卓錄字先之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二卷中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不知何氏錄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一處又云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却尚自記得自荆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荆公廢儀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也

汪德輔錄字長孺鄱陽人壬子所聞

先生六十三歲饒後錄十三卷中

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推之每

篇皆然惟大傳是總解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二

錢唐程川撰

禮三

統論周禮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李方子録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盛水不漏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不知何氏錄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

是周公遺典也

廖德明錄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辭多理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章若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是誰做曰見說是左丘明做

葉賀孫錄

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

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冡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冡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土地

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

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又云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倣秦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葢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秘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間古文者始出而行

于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爲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爲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于臺閣三公備

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

不知何氏錄　錄中然亦有杜撰錯說處李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卷以類聚錯綜互見事必相關處却多含糊或者又謂有互相檢制之意此尤不然錄中但云主客行人之官三句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之事當屬春官而乃領于司寇錄中土地疆域之事三句儒用錄云懷方氏辨正封疆之事當屬地官而乃領于司馬錄中蓋諸侯有變三句儒用錄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馬主兵有戚懷諸侯之意故也錄中存其疆域之定制儒用錄作正其疆域之定制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

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萬人傑錄

禮學多不可考蓋爲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學禮者多迂濶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在爾

吳必大錄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内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為已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

金去僞録　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聞先生四十七歲池録十五卷中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葢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爲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

邵浩錄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饒後錄九卷中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

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沈僩錄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許多地使著

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
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柰他何就
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
便如柳子厚說樣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
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
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
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

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濶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濶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横是四箇五百里便是

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筭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

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留在那

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麽𢬵地則一千里只將三十

來同封了四伯那七十來同却不知留作何用直卿

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

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𢬵地如文王

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論至此蹙眉曰這箇也

且大槩𢬵地說不知當時仔細是如何義剛問孟子

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不見周禮直卿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解封得恁地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且恁地放鵰云何故侵小這非是至論直卿曰府史胥徒則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

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

黄義剛錄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旣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

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李閎祖錄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

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說受田則用溝洫起賦斂則依井

李方子錄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爲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其受廛爲甿者

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

不知何氏錄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

比比即伍也五比爲閭閭即兩也四閭爲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衞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

萬人傑錄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説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

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

陳淳錄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下安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地制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

黄卓錄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

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萬人傑錄

王出戸則宗祀隨之出門則巫覡隨之

陳文蔚錄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

肺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寃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

鼓唐人亦有肺石

陳文蔚錄

統論儀禮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李儒用錄字仲秉岳陽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卅卷中

陳正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葉賀孫錄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疎漏處髙氏送終禮勝得溫公禮

黄義剛録

魯共王壊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髙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黄義剛録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輔廣錄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

閒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閒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

葉賀孫錄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

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
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
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
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輔廣錄
葉賀孫錄略
今日百事無大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于
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

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譌謬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于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来無人說著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

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沈僩錄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略可行亦不備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些子

甘節錄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

占曰吉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如父母戒女止有其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

萬人傑錄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

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䟽說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

黄義剛錄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葉賀孫錄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如今人善爲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爲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

萬人傑錄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

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今日之
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
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
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
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
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
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葉賀孫錄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馬儀用帛便做那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

潘植錄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九卷中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煞子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可行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

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絰曰論來固是如

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

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錢木之錄

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觀儀禮中可見

黄義剛錄

統論小戴禮記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

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内則曲禮少儀看

甘節錄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輔廣錄

錄中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句下李方子錄有云以是知禮記亦出于孔門之徒無疑順之此言極是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思定辭民哉兹及上堂聲必揚入戶必下戶皆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

李方子錄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辯之久不決遂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

包揚錄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也曰表記

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有未安處今且只得如注說

金去僞錄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强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

萬人傑錄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錄中自可了句下陳文蔚錄有云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統論大戴禮記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黄義剛錄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輔廣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埴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胡金芝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三

錢塘程川撰

禮四

統論諸説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説一片

黄㽦録㽦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

先生五十九歲龔録九卷十卷中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

吳必大錄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陳淳錄

錄中鄭康成是箇好人黃義剛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啟學者不敬之心然舊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觧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時術之亦不改只作蠶蛾子云如蠶蠶種之生循環不息是何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義理

余大雅錄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葉賀孫錄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又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

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後世禮樂全不足録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别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

林賜録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録卅二卷中

林夔孫録同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廟了便是書

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日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説麻冕黼裳彤裳之屬如此便是脱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又定便説道是攝行踐阼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何恁地硬説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尚去揩改契書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一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説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説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某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

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撏采因言馬子莊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但是故老相傳舊日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駒等說是起於禹如顔師古注啟母石之說政如此近時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倣這一說

黄義剛録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是好

黄義剛録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于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于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

鄭可學録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内有

李方子録

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删去此條

李方子錄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

黄義剛錄

錄中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李方子錄

横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黄義剛錄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温公所作主牌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為是曰便

是温公錯了他却本荀朂禮

黄義剛錄

吕與叔集諸家之説補儀禮以儀禮為骨

李方子錄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任文薦字希純某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説得皆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説麻沙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為一書

輔廣錄

王侍郎普禮學律歴皆極精深葢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出私臆某細考其書皆有來歴可行攷訂精確極不易得林黄中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杜撰或言福州黄繼道樞密祖舜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黄只是讀書不曾理會這功夫是時福州以理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某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説話極仔細有

來歷可聽某嘗問以易說其觧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

沈僩錄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於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令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

一事

不知何氏録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于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嘗謂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于其家及其升而上

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畆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子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來從學者則自賫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餽爾孔子居衛最久所以于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

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為國孟子之時徒衆尤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朴甚有事故齊晉皆累世為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人才以為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而進於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員數亦有限不知

如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無安頓之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為寓公恐無此理葢出後世儒者之傅會進士不當有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為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為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才

用必不曾再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擁虚器無用他
處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
寬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在于諸侯之國及公室
又弱而人才復多仕于列國之大夫當時為大夫之
陪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
夫之權所以説禄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
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
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為士三命為大夫天

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為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為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葢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内其輕在外故不

同也

沈僩錄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于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溫寛

而栗直與寛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温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葢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専為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寛二句直寛但曰而温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徳性要養徳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

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陳文蔚錄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絶句是以辟之命銘爲烝

彛鼎舊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彛鼎最是又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亦有理聖人作作一句為禮以教人學記大學之教也作一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言底可續三載皆當如此不在此位也吕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是後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從之

葉賀孫録

禮編纔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為久留計遂止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

葉賀孫錄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苦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閒更一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名四方

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去國矣

沈僴録

問冠婚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温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殽饌十五味亦難辨舜功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朝只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曾立廟用

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亦怪不如著公服令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

鄭可學録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婚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葉賀孫録

録中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陳淳録云欽夫嘗在廣西刊三家禮録中最易行淳録云只一家事録中如婚禮下兩句淳録云儗兩家如五兩之儀須兩家是一様人始得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婚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温公後一截依伊川婚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説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婚禮

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别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乗車至此方送還母家

葉賀孫録

泳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

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泳曰考
禮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横渠教人學禮吕與叔言
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議禮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
妨後蒙賜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
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
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
耳福州謂黄直卿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書與黄
寺丞商伯云伯量依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黄直卿

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為人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為道意得其一來為數月留千萬幸也作書時去易簀只二十有二日故得書不及往後來黃直卿屬李敬子招往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三山楊志仁反復所成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卅四卷中

服議漢儒自為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為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綠櫛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茍然也

郯浩錄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

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楊驤錄字子昂建寧人己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

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温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茍有作者興禮樂

必有簡而易行之理

葉賀孫録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温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温公祭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

滕璘録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七卷中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孫執祭人排列皆從温公禮韓魏公禮不同

包揚錄

錄中或主婦云云葉賀孫錄云未有主婦則弟為亞獻弟婦得為終獻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温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

輔廣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六十三